DS
735
A2586
1771a
v. 2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隋文以篡弒得國不再傳
而失之適足比諸嬴呂驅
除非眞能應運順時者也
麟角奇徵殆踵伐狄故智
史家摭以傳信陋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七

隋

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名那羅延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震九世孫元壽爲後魏武川鎮司馬因家焉父忠元壽之元孫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國公事具前母呂氏生帝于馮翊般若寺有尼來自河東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鱗起大駭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周天和中襲爵隨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陳自高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合三十三年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馳啓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入白下（卽白石城注見前）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卽蔣山注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雲中人）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

吳興人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栅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二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在上元縣東即鍾山南麓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

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在江寧縣南。亦曰長陵。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趨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即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在上元縣東北。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入隋後未幾得疾不療而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

識衆人國士之言已爲
後世易節靦顏者所藉口
善心既傷宗國淪亡汲汲
收服受爵何爲者

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己不果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慧朗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爲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記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人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之廣至建康也高熲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

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爲散騎常侍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

曰敕書啗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降

初羅睺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鎖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

周師黨正之法本與封建井田相表裏易世殊代異古法之大者尚不可行況欲規仿其末跡乎鄉官判事與州郡中正一轍其爲弊壞非獨剖斷不平而已仕宦迴避本籍亦勢不得不然初非古今人不相及也

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闡熙人。在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在蘄州西。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巘。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皆送長安斬之。宇文述。字伯通盛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爲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愼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愼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

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與侯正理陳宗室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梁置隋改朗州今湖南常德府是刺史鄔居業鄔氏晉鄔大夫之後以邑爲氏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字紹元汾陰人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詔遣柱國韋洸（字世穆。夐之子。）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嶺南皆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宋置。故城在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字瑋。忠之弟子。）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

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毀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爲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劾擒虎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封爵。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

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龐晃。字元顯。榆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施文慶等。未知孔範。王瑳。王儀。俱瑯邪人。沈瓘。武康人。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爲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㬋。慰諭之。許以富貴。羅㬋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

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召爲上儀同三司。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懿公爲狄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韋鼎字超盛。叡之孫。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爲司空。綱目作以王雄爲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

雄貴寵特盛。與高熲。盧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

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爲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爲首。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八十四調。每律七音音立一調共成此數。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編懸鍾磬。例皆有八。七音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爲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絫黍定律。一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

十二律旋相爲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祇思沮抑譯夔希旨巧合以飾其短然隋文躬爲悖逆亟亟正雅樂不亦誣世且自誣乎

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昭夏。皇夏。諴夏。需夏。肆夏。二舞。文舞。武舞。登歌。升歌堂上。房內帝自作地厚天高二曲。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

轉移漸俗不實政是圖而
置榻廳廊與病民雜處刺
史偕可爲乎其去惠不知
政者又不知害壞幾何爾
儒識鑑爲盛事與拘
抑幾何與

基字茂世。蒸之子。參定。

以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爲岷州西魏置。今屬鞏昌府。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生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　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爲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上多從威議初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彊奪民田所爲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惡之德林又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于校書上益銜之陳茂河東猗氏人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爲王莽邪面數其罪出爲湖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懷州隋以河內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隋以山陽郡爲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參軍李君才于殿內

帝性猜忌。不說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卽命斬之。高熲柳彧等諫。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爲六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馭新定之民當以鎮靜爲要徒取辦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獘之爲害若此

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不役其身。取其庸。即正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隋以會稽郡置。今浙江紹興府是。高智慧。蘇州隋以吳郡置。今州爲府。屬江南。沈元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鐵杖字孟才。始興人。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帥舟師。自揚子津今日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入擊賊。元懀敗走。

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子總管（禆將，猶言小總管也。）來護兒（來氏，商支孫食采于郲，因以爲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泉州，唐置，今爲府，屬福建。此云泉州者，史臣追敘之詞。）賊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分南海置。今縣與南海俱爲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八品上。）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州刺史，洗氏爲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

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爲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攻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暄罪。拜刺史。

辛亥 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爲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金大定中置。刺史。

平鄉（魏置今屬順德府）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字恒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爲周相瓚恐爲家禍陰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在長安南）遇鴆暴死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字長仁柔之子）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

十餘年反爲昨暮兒言夔生之晚。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爲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閒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爲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爲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踈辨高下在心雖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爲宰相及素爲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

古制不能復於後世亦其
勢使然仲舒限田之說且
難見諸施行況隋季遭周
敝之後乎惟地少人衆其
以均田裕衣食貧者未贍
而富者先困適足以病民
耳且古者八口授田百畝

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兵受田。計畝爲功。以其所出修器械備糗糧。調。丁出調。注見前。減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河南。河東。河北。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故址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山上。

而隋民每丁所得幾五之一饘粥不贍尚何望家給人足之有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子爲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遷內史舍人。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重簷複道。五房四達。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莫何可汗之子。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詩言余本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之句。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可汗。先是。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雍虞閭立。是為都藍可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莫何可汗。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即達頭可汗。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

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扞。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七月突利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即都斤山舊沙鉢略所居。

甲寅 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梁郡。今廣東連州是。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

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命造諸樂器，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竟寢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聞之，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爲官司出舉興生，謂出錢舉貸，興利生息。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

撲[illegible]無[illegible]飯唯本周官散
利漕征之意實力措施庶
不致轉徙漕粟耳隋文乃
使關中就食洛陽與梁惠
移民[illegible]粟[illegible]異至扶助貧
擔[illegible]是[illegible]與濟人好行小
惠何足稱乎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期。八月。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廹男女。參厠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常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頻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劉氏友益曰。歷敘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綱目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昉謀爲逆。譯爲巫蠱。自爲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死于家。

乙卯　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

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還宮。

夏六月鑿底柱。注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七月爲納言，尋復其位。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韓世康擒之兄爲荊州總管。

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

丙辰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蠻。南寧。本漢建寧郡。晉改寧州。梁頃後曰南寧。今雲南曲靖府是。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寧爨蠻非羌也。今依其說改。平之。

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爨。夷姓。東爨曰烏蠻。西爨曰白蠻。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略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越巂郡青蛉。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過諸葛亮紀功碑。背有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仆其碑而進。度西洱河。即葉榆水。注見前。入渠濫川在大姚縣。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已而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萬歲于是除名。

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是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字長熙整之子爲總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爲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守法爲懦弱又以

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爲停之帝晚節用法益峻不復依準科律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特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褌帝以爲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

盜一錢一瓜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峻法固不足以遏奸徒見其濫刑耳趙綽彼時未聞一言匡弼而於來曠辛亶之死竟嘵嘵執其意不過市恩沽直非眞能贊欽恤而底明允者也

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趙綽字元方河東人掌固官名臺省寺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歷

初張賓歷既行劉孝孫廣平人及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元渤海蓨人校賓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元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于是上引孝孫胄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已而楊素牛弘

等復薦胄元歷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胄元辨析之。暉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歷成頒之。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爲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妃崔氏。弘度女。性妬。因俊好內。于瓜中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久之。俊疾不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益篤。遂卒。帝哭之數聲而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

子母皆有罪。不合承
嗣。帝從之。國遂除。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時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懼。請行。慶則以婦弟趙什住爲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爲柱國。時宜陽公王世積。爲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面。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爲上大將軍。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夸呂之子。

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使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午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劉友益曰。隋伐高麗始此。

先是高麗王湯卒。湯位宮之後。開皇初封高麗王。及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計。帝賜璽書責之。會病卒。位宮事具前。子元嗣。帝使拜爲遼東王。至是元帥靺鞨即古肅愼氏注見前。萬餘人寇遼西。營州注見前。總管韋冲字世冲。洸之弟。擊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漢王諒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熲爲諒長史。已而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饋運不繼。軍中饑疫。元亦遣使謝罪。于是罷兵。臨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

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刺史陁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陁所爲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陁夫婦皆賜死后爲之請曰陁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爲妾身敢請其命陁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陁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己未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先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尚主賜賚優厚怒曰

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于是朝貢遂絶亟掠邊鄙突利伺知輒遣奏聞至是突利奏都藍欲攻大同城（在今吳喇忒旗故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志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也）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字貴公華陰人）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同府西北）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賊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衛驃

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柱國趙仲卿洛陽人剛之子。將兵三千爲前鋒。與突厥兵都藍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

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沒宮中得

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熲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熲謂已爲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命選東宮衞士入上臺。熲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衞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熲夫人卒。后請爲之娶。帝告之。熲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聞之喜。后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爲熲娶而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疏熲伐遼之役。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於熲。諒所言多

不用。甚銜之。及還。泣言于后曰。兒幸免為高熲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于熲得之。有司奏熲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弼字公輔。洛陽人。弼古弼字。薛胄。斛律孝卿。太安人。柳述字業隆。解人。機之子。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頃之。熲國令隋制。王公國皆有令尉。言熲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熲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于是除名為民。熲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于帝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可付社稷。唯高熲耳。帝初然之。及熲得罪。帝深責之。善憂懼而卒。元善。魏侍中乂之孫。

九月。以牛弘爲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名構以字行。勃海人。鑒賞機悟。淸愼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于斯爲最。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爲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城。在今歸化城西。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注見前。以河爲固。于夏勝之間夏州隋置。故城在今榆林府懷遠縣。勝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十二月。帝遣楊素史萬歲等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爲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降者甚衆。明年四月。步迦犯塞。詔晉王廣等擊之。史萬歲出塞與虜遇。虜問將爲誰。候騎報曰。史萬歲。虜懼而引去。萬歲馳追。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

庚申

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冬十月。廢太子勇爲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靡。嘗飾蜀鎧。帝

廣覬覦王位矯飾以邀寵隋文不覺墮其術中而獨孤之愛廣惡勇則以勇寵昭訓而多男廣使後庭不育子隱中其猜嫉險刻之心遂使儲位中移國祚不享隋之天下亡於廣而實亡於獨孤然隋文受制婦人綱常不振殆亦自亡而已耳

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

東宮恒畜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于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約字惠伯。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

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麼廣小字。大孝愛。睍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廣又令段達武威姑臧人。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

段達因脅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遂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

移勇于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初。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于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使陛下擇正人爲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惟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慄。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寃。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爲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撲蒲角反擊也。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共寃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郭衍字彥文。太原介休人。爲左監門率。亦豫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于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寃。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于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

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房彥謙。字孝沖。清河繹幕人。元齡。名喬以字行。杜果。字子暉。杜陵人。如晦字克明。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帝弟整之子。

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以王伽河間章武人。爲雍令。漢縣。唐改鳳翔。今爲陝西鳳翔府治。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

流囚本首弃人援卒亦奉公遣王伽矯情干譽遂爲唐時縱囚者所濫觴歐陽

修書論惜未推及此

南陸北陸日道自有常行而晷即隨之以好言禨祥而貢諛稱恡若此與再中却行何異工役加課其妄更不待言

至滎陽，謂曰：「卿等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援護送之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謂或前或却，不如期至。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辛酉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先是，太史令袁充字德符，君正之子。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

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寸七分。謹案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爲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爲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字光國。河間景城人。上表切諫。不聽。尋改國子爲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散騎侍郎王劭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讖緯捃摭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賞賜優洽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以馮盎為漢陽本成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為州今階州成縣是考漢陽郡置于大業此云漢陽者史臣追敘之文太守

潮成潮州隋改陳瀛州置今為府屬廣東成州梁置隋後改封州今肇慶府封川縣是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壬戌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思力人名。俟斤突厥大臣之稱。俟渠之反。）等南渡河大掠啓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絕之顧曲為稱述且若豔羨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葬獻皇后。徐昭文考證。獻上漏文字。考隋書高祖紀。仁壽二年冬閏月葬獻皇后于泰陵。並無文字。蓋文為高祖之諡。煬帝即位後。始以后從高祖諡。稱曰文獻。猶後漢之稱光烈明德諸后是也。葬時高祖現存。安得即以其諡加之。綱目一本隋書。並非有漏。考證自誤。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字文休。梁長沙王懿之孫。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今卜山陵。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紿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唐書地理志。營州有懷遠鎮。鎮營州。治柳城。注見前。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在益州

頗脅僭。爾晉王廣爲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還。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慶氏。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爲氏。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並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秀嘗從治書侍御史柳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文博。博陵人。好學能文。著治道集十卷。行于世。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以彧憾素。嘗以小

譴逆臺。命或治之。或據案坐也素于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于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論而罷之。貝州。後周置。今廣平府清河縣是。裴肅。字神封。俠之子。張衡。字建平。河內人。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兄弟諸父。並爲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

素幸遇（謂寵幸知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寖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隋置。今河南府嵩縣是。）刺史。于是吏部尚書柳述遂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

十二

癸亥三年秋。龍門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囮（五禾反。鳥媒也。）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其行事畧見于唐書王績王勃傳。績。通之弟。勃。通之孫也。通鑑所載。皆多採于中說。文中子世家。然據中說。唐初魏徵杜淹皆通弟子。隋書爲徵奉敕所撰。何竟不爲通立傳。或曰。王績嘗持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叔達。欲上史館。時長孫無忌不悅。學叔達弟叔恬嘗糾無忌。淹又與無忌有隙。故其書遂不得上。宋龍川陳氏又曰。房魏諸公雖嘗往來河汾。而師友之義實未成。且智又不足以盡知其道。故當時朝論有所不及。說或然歟。並錄之以備考。）

突厥啓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鐵勒別部。在獨洛河北。）等十餘部。皆叛降于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甲子　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廣弒帝于大寶殿（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考隋書元巖傳。巖爲蜀王秀長史。開皇十三年卒。此侍疾者。或又是一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悞送帝所。帝覽而大恚。帝所寵宣華陳夫人（陳高宗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

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命右
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陳夫
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賜夫人。
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
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
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自伊
州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
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爲房陵王。不
爲置嗣。除述爵名。徙之嶺南。命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
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
請與述同徙。帝大
怒。公主憂憤而卒。

貶許善心爲給事中。

此宋人書法之謬前綱止云散騎常侍此當增
礼部四字貶字始可解

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
郎許善心以爲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

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諒有寵于高祖爲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乃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于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諸將數萬諸議參軍王頍苦委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畧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即位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刻玉爲符作麟形并揚益三總管用後惟東西兩都留守用之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晉陽唱言楊素反將誅之遣諸將分道四出余公理出太谷綦良出滏口劉建出

高徽侯景之事

井陘。喬鍾葵出雁門。在隋縣、今屬山西太原府。太署兵曹裴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紇姓、單貴名。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莫狄反。䍦通作離、即帷帽、婦人蒙之、以蔽面及身。後共製漸短、名曰蓋頭。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頗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衆討諒。素先以五千騎襲蒲州。紇單貴敗走。王聃以城降。綦良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公理逆戰。祥擊敗之。進趣黎陽。良軍不戰而潰。喬鍾葵攻代州。總管李景拒守。月餘。帝遣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鍾葵悉衆以拒。義臣擊破之。黎州後周置。治黎陽。今衛輝府濬縣是。史祥字世休、寧之子。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父崇與突厥戰死。高祖以其[illegible]賜姓楊氏。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屯據高壁。嶺名。在平陽府靈石縣東南上

（有韓信墓亦名韓信嶺）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即古太岳今為中鎮）緣崖谷而進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代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

待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冬十月葬泰陵。在乾州武功縣西南。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于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開皇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然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煽。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聽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付託失所。滅父子之道。開兄弟之隙。縱其毒螫。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為戮。惜哉。

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章仇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為章仇氏。太翼字協昭。河間人。後賜姓盧氏。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通鑑作酉命。考隋書煬帝紀。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時年十三。是年歲在辛丑。是則煬帝乃己丑生。非酉命也。通鑑有誤。但己丑亦非木命。太翼傳不載其事。未知綱目何據。雍州為破

木之衝。雍州酉位。故曰破木。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以爲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塹龍門。注見前。達上洛。注亦見前。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注見前。汲郡隋置唐改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是。抵臨清關。在衛輝新鄉縣東北。今曰臨清鎮。度河至浚儀。漢縣。故城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襄城。注見前。達于上洛。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贈長城公。諡曰煬。

以洛陽爲東京。大業五年。又改東京爲東都。

煬帝

乙丑 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爲尙書令。

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以素爲尙書令。

詔天下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事。

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南。北跨洛澗。南接皂澗。跨

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即蒗蕩渠，注見前。引汴水。蒗蕩渠南出爲汴水，今故道已爲黃河所奪。開邗溝。注亦見前。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水經注：河水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

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京兆長安人）大破林邑（注見前）還卒于師

先是羣臣有言林邑多珍寶者乃命劉方爲驩州（漢九眞郡隋置驩州今爲安南國地寰宇記州南至環王國十日程環王即林邑也）道行軍總管經畧林邑至是方出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本占城國北唐時林邑改號環王後徙國于占更號占城）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越志日南郡西有屈夷國馬援至其地立二銅柱以表漢界）南八日至其國都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

踵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五月築西苑在洛陽縣西亦名芳華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字斌籀瓚之子衛王集字文會爽之子徙之邊郡

綸集俱于開皇中嗣爵綸以父瓚故瓚被酖事見前每不自安

及帝即位與集時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漾綵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鳬淩波五樓道場元壇板艙黃篾等名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其漾綵以上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艓艇舸等名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

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隋書百官志。大業初。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爲謁者。韋雲起京兆萬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突厥官名。犯約。斬以狥。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洩事實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之半賜

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莫何可汗處羅侯所虜。事具國前。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字桂林。安兒子。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爲之。大抵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注見前。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爲瑞。

夏四月。還東京。

三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螺屬。生海中。其色白。用爲勒飾。戴幘。巾幘起于秦。服袴褶。騎服也。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爲吏部尙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蘊陳尚書蘊之子)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也。

楚公楊素死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

八月。封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

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爲容。帝多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始建進士科。隋書北史俱無建立進士科之文。惟唐書楊綰傳云。進士起于隋大業中。然亦不言年月。故通鑑不載。綱目以設科之始。特爲增入。但紀于太子昭卒之下。楊素卒之前。未知何據。考煬帝紀。大業二年七月甲戌。太子昭薨。乙亥。楊素薨。兩日相連。恐其間無暇建科取士也。今因改輯于是年之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

隋

煬帝

丁卯 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故太子勇之子）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故太子勇昭訓雲氏之父）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俱沒官爲奴婢及帝即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簡。蓋運會使然。尚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繁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擣滌胥史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號覽政者。徒養奸耳。

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與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時騎尉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改州爲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出奏。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伯子男爵。

六月詔爲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

長孫晟欲示諸蕃威重未

從迭毀之法。帝謂柳䛒（字顧言，惔之孫。䛒與辯同）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為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即勝州。注見前）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本代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隸山西）太守丘和（洛陽人）獻食甚精。至馬邑，（即朔州。注見前）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即定州。注亦見前）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集覽：晟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為除草，示諸

嘗不可以禮諭之乃設香草詭詞肆其口給殊失誠待遠人之道

郡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爲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隋書地理志定襄郡大利縣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北 蘇威諫不聽明年七月復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榆谷注見前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卒、蘇威以

帳。

諫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在古雲內州東南西流入黃河雲內廢州在今吳喇忒旗。幸啓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儵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諸胡驚以爲神。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帝還至太原。營晉陽宮。遂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至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留宴三日。乃還東都。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隋書地理志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蓋統內外疆域而言茲謂從西傾以去縱橫將三萬里其詞未免夸大蓋由彼時惟訪自商胡非由測步安足爲實據哉

冬十月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畧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西傾即禹貢西傾一名强臺山在今鞏昌府洮州西南延袤千里外跨諸羌燉煌西海伊吾高昌鄯善注俱見前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至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戊辰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即今衛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蘇門山東北流合淇漳洹諸水逕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間諸府界至天津府會白河入海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卽古少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東南流逕岳陽沁水陽城諸縣界至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考沁水本自入河。此言引沁達河蓋引渠入沁以達于河也。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二月。西突厥入貢。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處羅之父泥利死。向氏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勤。與俱入朝。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煌。聞處羅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煬帝紀作崔毅。齎詔往諭處羅。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責之。曰。突厥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卑躬折節。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夫人爲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

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後處羅為其酋長射匱所襲大敗東走帝遣裴矩與向氏馳至玉門關招之遂入朝帝待以殊禮使將五百騎常從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

三月倭國即今日本國在東海中有五畿七道三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入貢

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禮者勿奏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國其王迎清相見與語大悅遣使隨清來貢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

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謇之（字[illegible]解人）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字世朏，帝次子）次當爲嗣，帝爲之妙選
僚屬，以柳謇之爲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
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
私納柳氏女。（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暕，帝知之不悅。樂平公主，周天元后
也。）又違制搆伊闕令皇甫詡入宮。又與妃姊元氏婦通。（暕妃韋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爲皇后。）且以元德太子有
三子，恐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
斬暕左右數人，賜元氏婦死，王府僚皆斥，謇之亦坐除
名。暕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扶南別種即今暹羅國也在占城西南）入貢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屯田工部屬主事流外吏職）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悅令賫詔往賜其王駿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曰僧祇城）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己巳五年春三月帝巡河右（河西武威諸郡）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奔雪山（胡三省曰此蜀西之雪山也考元和志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柘縣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疊溪營）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置郡縣鎮戍至是帝

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在今青海西北詔大將軍張定和字處謙。萬年人。等追討。皆爲所殺。惟衛尉卿劉權字世略。京兆人。虜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注見前。高昌王麴伯雅金城人。其父嘉爲國人所立。嘉死。伯雅嗣。伊吾吐屯設突厥監伊吾官。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河源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鄯善郞鄯善故國。在今安西府燉煌縣西。且末。郞且末故國。在今燉煌縣西南。等郡。讁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鎭河源。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帝嘗謂給事郞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

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說高昌伊吾等國。陷以厚利。使來覲。于是至者雲集。然所置郡縣。在塞外者既多。自西京遞北。轉輸歲鉅億計。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是冬。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在今甘州山丹縣南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卒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二月。以裴蘊為御史大夫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奏令閱實。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蘊善伺帝意。所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自後大小之獄。皆付蘊。輕重皆出其口。

目爲誹謗而高熲殺誣爲悖逆而道衡殺實則殺道衡怨其借熲而殺熲報其誅麗華也爲妖色之故展轉仇其臣固不獨空梁燕泥之忌才耳

殺司隷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嘗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詩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將罪之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讀作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于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

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慙不能答。豐都市。東都之東市也。南曰大同。北曰通遠。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爲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于苑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晶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畧相連接。酒酣淆亂。靡所不至。蕭鉅。琮弟之子。宇文晶。慶之孫。

遣兵攻流求今日琉球。在東海島中。直福建省。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

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郎將陳稜字長威。廬江人。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渴刺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氏。父收。從母更嫁王氏。因冒其姓。領江都宮監。

初帝嘗汾陽宮。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管涔山上。山有天池宮環之。張衡進諫。帝意不平。謂侍臣曰。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出爲榆林太守。已復敕督江都宮役。衡閲薛道衡之死。以爲枉。楊元感素之子。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除名爲民。以世充領

江都宮監。世充性譎詐。有口辯。帝數幸江都。能伺候顏色。為阿諛。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弟弼。嘗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

穿江南河。即今南運河。自杭州達鎮江府。入大江。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辛未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唐書地里志。薊縣有故隋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先是帝幸啓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以見帝。帝納裴矩言。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

腰下生蛆其人常以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爾然廣之罪其實浮於紂矣

者。觀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使者還語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至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赴涿。敕幽州總管元弘嗣。洛陽人。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注見前。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

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小車也）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為盜。鄒平（前見）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此山東之長白山也，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跨鄒平、淄川、章邱諸縣界），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

淚死歌。以相煽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本德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濟南府。東有豆子䴚。卽今鹹水沽。在天津府東南。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喜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北人謂異姓長親爲阿舅。猶言長者也。賊。漳南隋縣。宋省。故城在今東昌府恩縣。人竇建德。少尙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在東昌府恩縣西北。中爲盜。鄃注見前。人張金稱聚衆河曲。唐書作河渚。清河之渚也。清河。卽今衞河。蓨注見前。人高士達聚衆清河。此清河郡也。注見前。自稱東海公。往來剽掠。獨不入建德閭。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

殺之。建德已至河間。聞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傾身接物。人爭附之。（胡三省曰。竇建德始此。）

壬申 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卽漢襄平城。注見前。）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帝徵合水令庾質問之。質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亦曰。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勒諸軍速發。勢必可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非上策也。帝皆不聽。合水。隋縣。宋改安化。今爲甘肅慶陽府治。庾質。字行修。季才之子。段文振。北海人。）左十二軍出鏤方（漢縣。今爲朝鮮國地。）樂浪（漢郡。注見前。）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漢縣。故城在今朝鮮國平壤府西南。黏。女兼反。蟬。應劭曰。音提。）襄平等道。總集平壤。（高麗所都。注見前。）凡一百一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

發。首尾亘千餘里。至是。諸軍度遼水。注見前。敗高麗兵。遂進圍遼東。師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帝不得濟。將軍麥鐵杖自請爲前鋒。造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距岸尚丈餘。鐵杖躍而登。戰死。諸軍接橋繼進。高麗兵大潰。遂乘勝進圍遼東城。帝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麴伯雅。觀戰處以懼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民。進置郡縣。衛文昇名元。以字行。洛陽人。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一名清川江。亦曰大寧江。在今朝鮮國安州城東。西南流入海。而還。來護兒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六十里。敗

一日夜行四百五十里與度遼三十萬及還惟二千餘皆記載者過甚之辭此固由師老糧盡猝爲敵乘

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還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字次武賁之子。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水部分鴨綠江。在吉林烏喇南。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凰城東南入海。通典。江即古馬訾水也。高麗恃此爲天險。西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麥者斬。士卒皆于幕中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軍見隋兵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而營。高麗又遣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平壤城堅。勢難猝敗。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纔二千七

所致然究其債敗之由皆以將多而事權不一兵衆而紀律不齊是以一潰不可復止如九節度之于河陽苻秦之於淝水皆同一覆轍耳

即行信賞必罰猶恐不能集事宇文述等覆軍之將除名已難蔽罪况重以私愛復官將誰知有師律邪

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慰撫使劉士龍。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先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乙支文德來者。必擒之。會文德來詐降。仲文將執之。士龍不可。遂聽其還。已而仲文又遣騎追文德。被誘至薩水。軍盡疲。故及于敗。

尋復宇文述官爵。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于仲文憂恚發病。未幾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

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癸酉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

賊帥白瑜娑刦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三月。濟陰注見前。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後海公爲竇建德所擒。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字長榮。太原人。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命民

部尚書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輔侗守東都。

齊郡（郡即齊州。注見前。）丞張須陁（閺鄉人。）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本青州。大業初改郡。今山東青州府是。）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本瀛州。大業初改郡。今爲府。屬直隸。）格謙。勃海（本滄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唯須陁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隋縣。今屬濟南府。）須陁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圍之百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陁乘勢擊破之。郭方預

等合兵攻陷北海須陁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歷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陳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以矟承之揭以畧陳賊莫敢近須陁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士信爲副

夏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元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公李密字元邃一字法主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元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爲深交元感時或侮密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暗嗚叱咤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元感

笑而服之。胡三省曰李密事始此。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元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元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元縱萬石並從幸遼東。元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所執。斬于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元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元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史。時已改州為郡。元感仍稱州。示不用朝命也。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

密為元感畫策以入薊為上取長安為次及提兵經營大業柴孝和勸以早定關中徐洪客勸以先取獨夫又皆不能自決若唐高祖初舉事即定入關之計據險養威卒能混一區宇所見同而所用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夫肆虐。陷身絕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振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豈意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元感殺之。游元。字楚客。明根之子。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也。舟人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何如。衆皆踴躍。乃勒兵分部。唐禕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感大喜。元感問計于密。密曰。天子遠在遼外。公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都城所在。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速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大勢去矣。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取之先足動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為

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挺踰邙山南入。元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代人。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聞喜人。將兵八千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于元感。元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富貴非所圖也。今不顧族滅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感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自効者。日以千數。元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元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元感屢破之。衆至十萬。文昇

衆寡不敵。死傷且盡。猶進與元感決戰。會元挺中流矢死。元感軍少却。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元感。

先是。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攻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于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車樓。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元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三日乃出兵追躡。終不敢逼。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

恭。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
不宜擅還護兒為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猶癬
疥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
者。軍法從事。即日還軍。護兒使其子馳驛奏聞。時帝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其子至。甚悅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
帝發三吳兵征高麗。兵多亡命。聞元進舉事。至者雲集。
旬月間。衆至數萬。
楊元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元感敗死。殺其
黨與三萬餘人。
元感欲稱尊號。李密曰。今雖頻捷。而郡縣未有從者。東
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

智積許縻之策頗能協機宜明宸濠之叛王守仁設疑兵於豐城以綴其東下蓋亦師其意也

乃亟欲自尊乎。元感笑而止。元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專任李密。密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屈突通等引軍屯河陽。李子雄渤海蓨人謂元感曰。通若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衞失援。元感然之。樊子蓋知其謀。數出擊營。元感不得往。通遂濟河。元感分爲兩軍。西拒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子雄勸元感直取關中。開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亦曰渭水倉。以號召三輔。元感遂引兵而西。元感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曰。元感欲直取關中。此計若成。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元感軍至。智積登城詈之。元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軍事貴速。今追兵將至。安可稽留。元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西行。宇文述屈突通衞文昇來護兒等追及之于閿鄉。元感一日三敗。乃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

命弟積善斫殺之。帝使大理卿鄭善果等至東都推元感黨與。謂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不欲人多。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示後。由是殺三萬餘人。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至是。凡受米者皆坑之。元感所善文士王冑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王冑字承基。之孫。

以唐公李淵爲弘化本慶州。大業初改郡。今甘肅慶陽府是。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河南人。之親也。斛斯政與楊元感通謀。從帝征高麗時。懼事泄。亡奔高麗。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爲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胡三省曰。唐高祖事始此。

吳郡朱爕晉陵注見前。管崇兵起。

爕爲崑山縣博士。爕本還俗道人，涉歷經史，頗知兵法。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趨之如歸。崇隱居常熟，梁縣，今屬蘇州府。羣盜相與奉之。帝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屯兵揚子。崇遣人襲破之。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緒吐萬代北複姓。緒字長緒，鮮卑人。擊劉元進。十二月。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爕皆敗死。

爕崇共迎元進爲主，據吳郡，稱天子。帝遣吐萬緒、魚俱羅下邽人。渡江擊破之。元進結柵拒緒，與爕、崇等連營百餘里。緒又破之，斬崇，殺百姓從亂者益衆，敗散而復聚。

勢益熾緒以士卒疲敝請符來春進討帝不悅魚俱羅
亦以賊難驟平潛迎諸子于洛帝怒斬俱羅徵緒詣行
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討元進頻戰皆
捷元進燮敗死餘衆降散世充與降者約以不殺散者
聞之歸首畧盡世充悉坑之
凡三萬餘人由是餘黨
復聚爲盜勢日益熾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爲盜伏威年十六
勇冠賊中共推爲主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
公祏謂之曰我與君勢分力弱恐
不足敵隋若合而爲一則敵之有餘矣君能爲主吾
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相就海潮懼即帥衆降之伏
威轉掠淮南校尉宗顥討之伏威引入葦中因風縱火
顥衆皆燒死

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復徵天下兵伐高麗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七月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敝來護兒至卑奢城亦曰卑沙城又曰沙卑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境自東萊渡海道趨高麗之平壤者先由此高麗舉兵迎戰護兒擊破之將趨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八月帝車駕還至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

冬十月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

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制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

十一月。祀南郊。大風。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旦。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離石胡劉苗王兵起。注見前。

苗王。劉淵之裔也。起兵旬月。衆至數萬。時汲郡王德仁。亦起兵據林慮山。衆數萬。後德仁歸王世充。林慮山。注見前。

十二月。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

讓寇掠至盱眙。衆十餘萬。王世充羸兵示弱。民皆結堡自固。賊無所掠。漸饑。分兵轉掠南方。世充伺其弛備。出

擊大破之讓遁去。

以張須陁為河南討捕大使。

齊郡賊帥左孝友擁衆十萬須陁討降之威振東夏故有是命。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大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于是須陁偽遁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潛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而升殺數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三十餘柵明月聞之奔還須陁回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轉掠河南後為王世充所殺 秦叔寶名瓊以字顯歷城人

乙亥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

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郎柳䛒。等詮次。
除其複重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
寫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于觀文殿爲書室十四間。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帝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開。帝出。則垂閉如故。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後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刀兒爲竇建德所殺。

殺郕公李渾。子。穆之。夷其族。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及是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李姓。帝以郕公李渾宗

族彊盛。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等屏人私語。宇文述故怨渾。先是穆卒。孫筠當襲爵。渾殺之。而求援于述。得紹封。許歲奉國賦之半。後不與。述大恨之。遣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等。雜治不得狀。述誘敏妻爲表。誣渾欲因度遼襲御營。立敏爲天子。持入奏之。遂殺渾。敏及其宗族。敏妻亦鴆死。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以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淵擊賊帥毋端兒破之。尋又擊降敬盤陀等。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啓民之子。大寇帝入鴈門。始
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突厥啓民可汗死帝立其子咄吉世爲始畢可汗。裴矩以始畢部衆漸盛請拜其弟叱吉設爲南面可汗以分其勢。叱吉設不敢受始畢聞而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有智謀矩誘殺之始畢由是不朝至是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
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
引騎急攻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帝第三子而泣。目盡
腫乃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
勿憂富貴又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

衆增益由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獻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　虞太宗事始此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而還

冬十月帝還東都

帝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元感殺人尚少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帝惜官賞初平楊元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自正六品遞降一階將士守雁門者萬七

十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詔江都更造龍舟。

楊元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更造數千艘。制度更大于舊。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漢縣。今揚州府泰州是。

子通先依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與杜伏威合。已而反襲伏威。伏威敗而復振。子通奔海陵。收兵得二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爲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

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轉掠荆沔以南。

丙子　十二年。楚主林士弘太平元年。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三月。宴羣臣于西苑。

上巳。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是春。築毘陵宮于郡東南。周十二里。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毘陵。注見前。

夏。五月丙戌朔。日食既。

是夏。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百斛。夜出遊山。放之

威諫築長城及言天下多盜狀殊不愧老臣忠懇乃至委蛇不振自辱於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輩則跡節掃地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矣

光遍巖谷。

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隋縣今屬開封府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頃之帝問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猶言老兵也多奸以賊脅我蘊知帝意遣人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

驗獄成。詔除名爲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朝臣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杖殺之。遂啓行。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

又斬之。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死。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于東宮帝寵昵之。及卽位以爲太僕少卿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旣而釋之賜述爲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衞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楊元感之敗李密被獲旣而亡命樊子蓋鎖送密及王仲伯等詣高陽密等悉出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付公幸用相瘞使者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至魏郡飲防守者皆醉密遂逸去。往依郝孝德及王薄皆不之禮密困乏變姓名曰劉智遠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

去韋城隋縣元省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翟讓爲東都胡三省注當作東郡東郡本滑州大業初改郡今滑縣是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于瓦崗在滑縣東爲羣盜同郡單雄信唐書作曹州濟陰人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漢縣故城在今曹州府荷澤縣徐世勣字懋功入唐賜姓李氏避太宗諱更名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于公與勣皆爲鄉里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本宋州大業初改郡今河南歸德府是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從之往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既亡命往來諸賊帥間說以取

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讓悅密說讓取天下讓遜謝不敢當有李元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元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莫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考隋書五行志桃李子歌謠作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言李密自陽城山而來也與此不同今并附錄已而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于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須陁戰死讓素爲須陁所敗聞其來懼欲避去密止之分千餘人伏林間須陁至讓戰不利須陁乘之密發伏掩其後與

讓及徐世勣主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戰死。詔以裴仁基
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字德本。河東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
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讓謂密曰。今
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讓從此別矣。遂東
歸。而密獨西行。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
密。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士弘擁衆十餘萬。北自九江。本江州。大業初改郡。今江西九江府是。南及
番禺。注見前。皆爲所有。

以李淵爲太原留守。擊甄翟兒。魏刀兒別將。亦號歷山飛。破之。
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詔以淵爲太原留守。
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將兵討甄翟兒。遇于雀鼠谷。
在今汾州府介休縣西南。水經注。汾水南經雀
鼠谷。上戴山阜。下臨絕㵎。俗亦謂之魯般橋。淵衆纔

數千。賊圍數匝。淵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注見前。詔罷義臣兵。

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盜賊。匿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義臣討張金稱。堅壁不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易之。義臣乃約明日與戰。而潛遣精騎伺金稱出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遁去。清河郡丞楊善會擒殺之。高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建德。會涿郡通守郭絢將兵來討。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詐降于絢。即襲殺之。金稱餘黨俱歸建德。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無如義臣者。不如避之。然後伺間出擊。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兵與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

矜大禍其至矣。未幾義臣果破士達斬之。兵皆潰。建德與百騎亡去。襲破饒陽行收兵還平原爲士達發喪。兵復大振。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多有以城降者。軍益盛。勝兵至十餘萬人。楊善會字敬仁華陰人郭絢河東安邑人

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臣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

倉廩本以爲民隋氏儲畜不爲不多乃不以救民困而轉以資盜糧如羅藝劉武周薛舉之徒既藉此激怒其衆而李密之起以興洛唐祖之王以永豐坐使隋文數十年會計心力一朝都委非千古炯鑒乎

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甚至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滄州陽信人。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字子延。京兆雲陽人。起兵涿郡。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于涿郡。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惟藝破賊甚多。將作亂。先激怒其衆曰。

吾輩討賊素有功。城中倉庫山積。而留守官不肯散施。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遂殺郡丞起兵。柳城注見前懷遠即懷遠鎮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

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梁王梁師都永隆元年。秦王薛舉秦興元年。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春正月。光祿大夫陳稜討杜伏威。敗績。

先是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將宿衛精兵討之。往往克捷。至是稜討伏威。伏威堅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大破之。遂據歷陽。自稱總管。分徇郡縣。所至輒下。伏威常選死士五千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輒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

入自爲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

建德爲壇于樂壽。本漢樂成。隋更名。明省。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人。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河間景城人。朔方郎將梁師都夏州人。各據郡起兵。

武周驍勇任俠。太守王仁恭字元實。上邽人。厚遇之。使將親兵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懼事泄。謀亂。乃與郡中豪傑斬仁恭。開倉賑貧。收兵萬餘人。遣使附突厥。師都

亦殺郡丞。據郡附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即洛口倉。在鞏縣。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畧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襲興洛倉。密曰。洛口倉多積粟。若襲取以賑貧乏。百萬之衆。一朝可得。然後徽召四方。引賢豪。選驍悍。天下不足定也。讓曰。此英雄之畧。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乃與密共襲興洛倉。據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密讓大破之。威聲益振。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長恭使陳于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六隊陳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意輕之。讓先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死者什五六。石子河在鞏縣東南。即古石泉水也。亦謂之玉仙河。讓于是推密為主。號魏公。稱元年。

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皆大將軍于是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居之遣將畧地河南郡縣多附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

武周取汾陽宮獲隋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遣以狼頭纛立爲定楊可汗武周即皇帝位改元

武周圍鴈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哀動左右被圍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畧定雕陰（隋郡今陝西綏德州是）弘化（注見前）延安（本延州大業初改郡）

今陝西延安府是。諸郡。即皇帝位國號梁始畢亦遺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地。即河套。攻破鹽州郡。本西魏鹽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爲州。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即花馬池營也。

流人郭子和蒲城人。起兵榆林突厥以爲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屋利設。

子和自稱永樂王。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子和後降唐。賜姓李氏。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金城人。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舉驍勇絕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金城令郝瑗募兵數千。使舉將之。以討羣盜。舉與其子仁杲及同

黨十三人劫璦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賊帥宗羅睺羌酋鍾利俗各擁衆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爲齊王少子仁越爲晉王羅睺爲興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密以孟讓爲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時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密以爲上柱國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密又得秦叔寶及程齩金皆以爲驃騎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程齩金後更名知節東阿人遣讓與仁基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然

布以饗。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分兵為九營以
備密。汝陰淮陽太守俱見前降密。密復據回洛倉。段達等出兵
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
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詞也。君彥珽之子。工文詞。薛道
衡嘗薦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
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之。黜宿城令。君彥恒鬱鬱思亂。
李密據回洛倉。君彥往歸之。密引為上客。
宿城隋縣。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越王侗遣太
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
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
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
所言。善達何緣至此。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
使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

沉審特爲帝所親愛鬻官賣獄其門如市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嫻吏務密爲指畫詔順帝意故世基寵益隆而隋政益敝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于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覇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隋東宮官千牛刀名）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字元眞蒲州人）晉陽令劉文靜（字肇仁武功人）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陰與計大事文靜曰今

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知淵與裴寂有舊。乃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由是欵狎。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等將兵拒之。不利。恐幷獲罪。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

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及早定計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淵謀稍緩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及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

懼請討淵曰朝廷用兵皆禀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洛陽人劉弘基池陽人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字信世并州文水人曰順德弘基皆背征謂出征而背叛逃亡者三侍隋制左右翊衞府有親侍勳侍武侍之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滑州胙城

人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龐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密使翟讓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而自帥兵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西入諸將皆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遂不果會密為流矢所中越王侗使

段達與麗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乃棄回洛奔洛口。

已而密帥衆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爲手啓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

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旣而突厥遣使至太原。以馬千匹爲互市。淵止市其半。軍士請以私錢市之。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耳。淵乃遣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民大悅。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

之曰汝指野鳥爲鸞（前事）具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賑貧應募者日衆淵分爲三軍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淵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字茂約晉陽人邕之孫）溫大雅（字彥弘并州人）爲記室大雅與弟大有（字彥將）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崔善爲（貝州武城人）張道源（名河以字行太原人）爲戶曹姜謩（上邽人）爲司功參軍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不害之孫）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熾之

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與子陽井底蛙相類乃光武以正辭折公孫唐高以遜

孫及王長諧高平人姜寶誼天水人陽屯為左右統軍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本後漢永安縣隋更名今平陽府霍州是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留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士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淵以書招李密密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

詞驕亢密其用意不同而駕馭英雄之術則先後一揆耳

太宗初應定興之募年甫弱冠即為設旗鉦鼓之令以信先聲未數年復定先入咸陽大計而一時宿時無能及者智足以料敵斷足以成功岐嶷英姿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徐議之耳。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中軍糧乏。劉文靜未返。

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彼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何以自全。建

成亦以爲然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于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雨既霽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淵至霍邑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于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乃引兵進使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率兵三萬出戰淵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皆肉薄而登遂克之軍吏疑奴應

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何
有等差。並宜從本勳授。勞賞霍邑吏民。關中軍士欲歸
者。皆授五品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
賞。故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于用兵乎。
段志元。
臨淄人。

武威司馬李軌字處則。
姑臧人。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河西。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
必來侵暴。郡官庸怯。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爲人所虜。
不如相與併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
爲然。遂共推軌爲主。軌乃結豪民及諸胡起兵。稱河西
大涼王。同事者欲殺隋官分其貲。軌曰。今興義兵以救
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乃止。薛舉遣將擊
軌。與軌將李贇戰。敗。沒。贇欲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
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坑之何益。乃縱之。未
幾。盡有河西
五郡之地。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注見前。

舉稱帝。立其子仁杲爲太子。遣仁杲將兵取天水。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才畧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涿郡留守薛世雄字世英。汾陰人。徙關中。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鬭河間。

世雄行至河間。建德士衆懼。皆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爲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帥敢死士二百餘人。先行。令餘衆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大霧。咫尺不辨。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前擊之。世雄遁歸涿郡。慙恚

而死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李淵克臨汾（本平陽大業初更名今山西平陽府治是）絳郡（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本夏陽縣隋更名今屬陝西同州府）

淵克絳郡得通守陳叔達（字子聰陳高宗之子）禮而用之至龍門（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君將命之功也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注見前）濟河指韓城然後鼓行而進據永豐倉以規長安淵悅以瓌爲招討大使先說韓城下之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乃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

恣將士所取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若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先是武陽（本魏州大業初改郡今直隸大名府是）郡丞元寶藏以郡降密密以為魏州總管（寶藏使其客魏徵為啓謝密密以徵為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用之魏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至是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

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容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霽世康之子。等救東都，合擊李密于洛口。

王世充等帥兵赴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于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厚禮，欲降之。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羅網，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為密將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營門，翟讓殺之。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攻之。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撫之一無離叛。城陷，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馮慈明，字無佚，長樂人。張季珣，京兆人。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本漢左馮翊，魏曰馮翊郡，大業初改為馮翊郡，今陝西同州府是。太守蕭造梁宣

豐侯循之子降于李淵淵留兵圍屈突通于河東自引軍西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字士則琮之兄等受其節度世民率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于長春宮淵皆禮而用之冠氏隋縣今東昌府冠縣是安養西魏縣唐省故城在今襄陽縣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顏師古名籀以字行之推之孫長孫無忌字輔機晟之子已而柴紹妻李氏及淵從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悉降于淵柴紹赴太原時謂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起兵以應淵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關中羣盜皆帥衆從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先娶淵女亦聚兵萬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

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降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鄠縣注見前。段綸。文振之子。並蒲浪反。依也。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武威人。壽之子。郡丞骨儀本天竺人。居長安。奉代王侑。乘城拒守。

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進屯馮翊。世民營于涇陽。漢涇陽縣。在今平涼府境。隋開皇中。徙置于慶陽郡。今縣是也。屬西安府。勝兵九萬。李氏將兵萬餘會世民。與柴紹各置募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元齡謁世民于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隰城。漢縣。晉移置茲氏。唐改西河。今汾州府汾陽縣是。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本漢古扶風。魏置岐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鳳翔府是。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注見前。軍

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曰淵請期曰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此漢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延安上郡。本敷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鄜州是。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巖之孫。起兵巴陵。注見前。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鄱陽人。雷世猛旅帥大業中改都督為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隋書煬帝紀作羅縣令。羅漢縣也。唐省。故城在今湖

南長沙府湘陰縣。蕭銑。梁室之後。請奉之。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召募得數千人。自稱梁王。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

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

李密誘翟讓殺之。

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子汝當自爲。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乃與房彥藻齊郡人。等謀。置酒召讓。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右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曰。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立侍。密與讓較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并殺弘儒信。徐世勣走出。爲門者斫

傷。王伯當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密乃大言
曰。與君等起義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寮。今
所誅止其一家。諸軍無與也。命扶世勣置帳下。親爲傅
創。讓麾下欲散。密單騎入其營。慰止之。使世勣雄信伯
當分領其衆。讓殘忍。故死之日。無哀之者。然密將佐皆有自疑之心矣。
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
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
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又以李綱爲丞相府司錄。專掌
選事。竇威字文蔚。熾之子。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
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
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爲樵。以易布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以一時不自引決遂至靦顏事仇甘心盡力為千古濡忍者口實慷慨殉節易從容就義難誠不刊之論

帛可待十數萬匹請從之

十二月唐王淵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虎襄公考為元王昞仁公夫人竇氏為穆妃

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

舉遣其子仁杲襲破扶風悉并其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世民逆擊大破之舉大懼問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事晉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卿等耳褚亮字希明錢塘人

屈突通降唐唐遣招河東通守堯君素湯陰人不下

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日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忍相負乎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

也

刀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被虜。乃留桑顯和鎮潼關。而自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通結陳自固。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降。軍士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相見俱泣下。通勸君素降。君素曰。君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更爲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是冬。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源撫慰山南山東。降附者三十餘州。又遣使徇巴蜀。下之。河池。本南岐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是蕭瑀字時文。琮之弟。李孝恭。淵從父

兄子。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

先是。王世充與李密戰于洛北。敗績。已又戰于石子河。世充復大敗。至是。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世充謀襲倉城。密知之。世充軍士有亡降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吾久不出兵。世充乏糧。將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伯當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明年正月。世充擊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命諸將各造浮橋度洛。前後不一。密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復大敗。密乘勝進據含嘉城。擁兵三十萬。陳于北邙。南逼上

春門越王侗使段達韋津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
走軍潰津死于是偃師柏谷河陽河內俱降于密竇建
德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
曰東都未平未可議此